

心繫故國慶重歸

萬里烽煙入越南終篇

歐陽明

中山堂重建成壯觀

留越國軍管訓總處定於四十一年十月卅一日先總統 蔣介石誕辰，舉行留越國軍第二屆運動大會，西貢、河內、金邊、永珍等地僑胞，都決定組織球隊前來參加，并有美法各國外賓蒞島觀光，屆時當有一番盛況，黃杰司令官以島上較大的集會場所，原為第一管訓處的中山堂，惟以經時數載，風雨侵蝕，朽舊不堪，為招待外賓，並壯觀瞻起見，特令飭第一管訓處就原址興工重建，限於十月卅日以前完成。

張處長接獲命令時，已是九月月底，期間極為短促，趕緊連夜召集幹部計議，一面將原有中山堂先行拆除，一面擬訂計劃，令飭各部下鄉備辦材料。

新建計劃較前規模為大，長六十公尺，寬廿三公尺，高十五公尺，預計可容納二千人以上集會，原來基地不敷應用，遂再將基地擴大，填溝平地，與築周圍道路，工程亦頗不小，飭由各單位分區負責，限期填平。張處長也親自參加挑土工作，官兵雖汗流浹背，却輕鬆愉快，因中山堂

的營區活動的中心，每個人都會身受其益，故皆樂於從事。

基地填平以後，因係沙土，甚不堅實，為求穩固計特向法方商請，由西貢運來水泥數十包，製成石墩，每一楹柱之下安放一個，另請朱天義隊長測量校平，該項工程費時達四天之久。

因為工程浩大，全處會學木工、鐵工的官兵，全被征集，並指派第三總隊李總隊長毓芳負責督導，自十月一日開工後，各隊運來材料，堆積如山，木工鐵工晝夜忙碌，而部隊也有漏夜下鄉打着火把搬運材料的，官兵的工作熱忱與克難精神，已達到最高度的發揮。

此項建築材料，一律採用紅柚木，選擇極為嚴格，稍有不合規定，即須更換，為求美觀劃一，全部樑柱，概用方形，建築如此高大，安樑上柱，全憑人力，頗不容易，大家都很耽心，但工匠成竹在胸，按部就班，極有把握的樣子，安樑那天，王副司令官及各高級人員，都蒞臨參觀，幫忙親拉繩索，替戰士分勞打氣，王副司令官已逾六十高齡，官兵深為感動！張處長更不時蒞場督工，故工作的進行，倍加迅速，十月廿四日，

即全部完工，較預定限期提早六天。

新建的中山堂，外觀崇宏壯麗，內部佈置，亦極堂皇，堂之南端設講演台，台後有化粧室，左右有音樂室，除開會之外，可供演劇跳舞之用。台前懸黃司令官所贈「明恥教戰」橫匾，旁懸王副司令官的長聯，台之正中，懸 總理遺像，上懸大國旗一面，旁掛對聯一付，聯云：「集古今學術之大成，主義創三民，萬世太平開盛局；為中外人羣所共仰，勛名昭六合，千秋儀範紀明堂」此聯為筆者所撰，對 總理生平德業，頗能全部包涵。堂中楹柱，各高級長官製贈木質長聯甚多，蔣思庸先生所撰之一聯，精警清新，發人深省，聯云：「壯志非為燕處來，聽籬角牆東，蕉葉有聲皆是恨，雄心莫逐鷲歌去，看山傾雲疊流水無情亦解歸。」四壁懸民族英雄畫像及各種格言，蔣總統戎裝肖像，則懸於台之對面牆上，與台上 總理遺像遙遙相對。全堂設木製長沙發四百張，每張可坐五人，遇必要時，台前尚可加坐數排，可容觀眾二千以上，氣派之大，不惟本島建築物，堪稱第一，即西貢方面，據說也不多見。堂西為正門，上懸「中山堂」三個大字，每

字高達二公尺以上，從遠處即可清楚看見門之左右，懸聯語一付，係冠「中山」二字，聯云：「中和位育參天地，山嶽崔嵬峙古今」。堂東為側門，亦有「萬世仰鴻勳，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三民弘大道，上合天意，下合國情。」的聯語一付，均為筆者所撰擬，對 總理之稱頌，亦稱恰切。

卅日上午十時，舉行揭幕典禮，由蔣蔚嵐小姐担任剪綵，僑胞贈送「氣壓東南」，「一堂琴劍」橫彩兩幅，生色不少。是晚舉行慶祝晚會，節目甚多，介多平劇名票邵太太，亦參加演出「寶蓮燈」一齣，其嗓音之圓潤，做工之穩練，博得一般劇迷的好評。

外賓僑領讚運動會

留越國軍第二屆運動大會，於十一月卅一日上午七時半在飛機場舉行開幕典禮，各單位選手共計一千三百餘人，所着運動服裝，形形色色，繞場一週，精神抖擻，陣容雄壯，司令台上，陳列台灣各機關首長及各地僑領所贈獎品，銀光彩色，耀眼欲迷，總統所贈錦旗，懸於台之中央，尤為萬眾所矚目。

是日參加來賓，有美法兩國朋友數人，中國駐越總領事尹鳳藻、駐金邊領事許鼎、西貢領事館副領事沈祖濤、僑領楊鏡波、國大女代表唐舜君、西貢金邊等地籃球排球隊及各報記者多人，島上越南各界領袖，全體僑胞，均被邀參觀，盛況空前。

運動項目，與上屆大致相同，惟游泳一項，計分方法，略有改變。這次因第三管訓處之參加

，增加一大單位，競爭更為激烈，各項成績，較前稍有進步，新人輩出，除萬米仍由藍志峯保持冠軍外，跳高、跳遠，及長短距離賽跑，上屆冠軍，大都落選，競爭最烈的，為籃球與拔河兩項，籃球為總處的忠貞隊與三管處的民生隊開了一場警扭，拔河賽，則為一管處的直屬大隊與總處的警衛隊，因裁判不公，也鬧了一場糾紛，造成不愉快的氣氛，為這次大會留下了一個缺憾。

這次運動大會，在運動本身上沒有多大的收穫，但國軍在島上克難創造的精神和成績，給外賓僑領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們對中山堂建築的宏偉壯麗，更稱贊不絕。

總處及第一管訓處為招待外賓僑領，連日在中山堂舉行歡迎晚會，唐代表舜君，亦上台清唱平劇一曲，餘音繞樑，掌聲如雷，唐有「國大之花」的榮銜，現雖年近四旬，而儀態萬方，容光煥發，風華仍壓四座，為一般觀眾所注目，其不辭辛勞，蒞臨荒島慰問之精神，尤堪敬佩。

運動大會原定六日閉幕，因天雨展期一天，七日各地來賓紛紛賦歸，孤島復趨寧靜了。

「檢包袱」與燙頭髮

隨軍入越的眷屬，總計不過三千餘人，其中老人和小孩，恐怕不止半數，所以真正有家眷的，為數極少，而這些眷屬之中，還有丈夫身陷鐵幕的少婦和待字蘭閣的小姐，漫長的羈留歲月，使得她們的終身大事——婚姻——成了問題。小姐自然是奇貨可居，但選擇對象，却不容易，官長年齡既大，又多已曾結婚，自不願意，戰七年

輕沒有地位，更難中選，只有一天一天的拖下去，那些丈夫沒有回來的少婦，事實上等於寡婦，孤衾獨擁，難耐寂寞，於是桃色案件，不免發生，有的不聲不響，悄然同居，有的則仍舉行一種儀式正式結合，以期名正言順，司令官對於營區官兵，有不許結婚的規定，他的用意是怕將來回到大陸，惹起許多婚姻糾紛，不好處理，這種規定，只能不准備案，對那些用同居方式結合的，無法約束，結婚訂婚的事，依然時有所聞，營區官兵，把這種結婚，稱為「地下婚姻」又譏之為「檢包袱」因為包袱是一種累贅，檢包袱，即增加累贅之意。其實男女雙方，各人都有一份配給，把兩份配給合併一起，即可成立小家庭，並未格外增加絲毫負擔，雙方都可以得到溫暖，天下最便宜的事，莫過於此，所以不管大家如何譏諷，檢包袱的人，還是多着呢？

婦女的裝飾，在營區算得是簡樸無華，奇裝艷服固然穿不出，就是搽了胭脂口紅，也會引起評論。

十一月的某晚，總處上演話劇有幾位婦女燙了頭髮，與匆匆前往觀劇，剛到總處門口，被戰士們所發現，他們七嘴八舌，冷嘲熱諷，把幾位婦女揶揄得面紅耳赤，無地自容，戲也沒看，跑回家哭了一夜。戰士們的理由是：我們國破家亡，被拘荒島，大家正在臥薪嘗膽，力圖收復大陸，瀚雪奇恥，你們婦女不能參加其他工作，最低限度，也應該注重節約，不應講求「摩登」，敗壞營區的風氣，而且燙髮一次，需要越幣八十元，超過政府每月津貼的兩倍，錢從那裏來呢？第

二天，護國日報及各隊壁報也發表很多篇文章，同情戰士們的看法，把幾個燙髮的婦女，罵得狗血淋頭，從此再也不敢作妖妖嬌嬌的打扮了。

火燒營房波及漁船

十一月廿八日，營區發生了一場大火災，燒燬房屋數百間，損失甚重，這是島上三年來僅見的一次。

島上營房的建築，做於過去在蒙陽三次大火痛苦的教訓，把距離特別留寬，部隊規定按時開墾，平常不准生火，晚上則有值日官兵查夜，比較安全，大家所耽心的是眷屬住宅區，無人管理，秩序紊亂，容易出事，果然不出所料，這次的火災就發生在那個區域。

這天下午一點多鐘的時候，筆者正在總處政治部所辦的政工幹部訓練班授課，忽然外面發出火警的號音，即時下課，趕緊回部，走到飛機場，發現火燄係在眷屬區，該區距離本處營房，約有五百公尺，心想不會遭到蔓延，誰知一跑到直屬大隊操場，即見該大隊第三中隊房上被飛簷所着，天炎草枯，頓時擴大，該隊戰士，都已馳赴眷屬救火，事出意外，少數留營人員，撲救不及，霎時變成火海，風助火勢，火漲風威，烈焰飛揚，遇草即着，營區房屋，全為草蓋，風向所及，無一倖免。本處參謀處眷屬住宅，警衛二中隊、政幹班、第四總隊第一大隊，均成焦土。其中隊費了數月工夫製成的大漁船，正待下水亦被波及，化為灰燼。損失最大者為福利社，該社被燒掉倉庫一所，其中貨物，約值越幣拾餘萬元。

本部密邇參謀處，所有什物概已搬置野地，忽遇風向轉變，得告保全，實為萬幸，這場火災，平白替戰士們增加許多辛勞，才把營區恢復舊觀。

抗議播放中共唱片

法國人對於營區的建設，非常關心，早在幾個月以前，即運來小型發電機一部，並在總處及第一管訓處門口，安設擴音器，總隊以上，設有電話，另撥汽車兩部歸總處應用，從此營區頗有近代都市的風味，每天下午，由營區擅長歌詠的幾位小姐——谷敏英、周白、陸素貞、白曉薇、張岫雲等及各劇團輪流播唱，戰士們於工作之餘，徘徊椰林蕉葉間，靜聽一曲清歌，頓感輕鬆愉快，一天疲勞無形消失。

法方明瞭營區官兵對電影極感興趣，又特由西貢運來影片數部，內有國片錦繡天堂——即平劇之鎖麟囊——以迎合國軍的心理，每次放映之先，必播唱中國流行歌曲，或其他音樂唱片，某夜，忽然播出一「義勇軍進行曲」來，這首歌曲，在抗日期中，本來唱得極為普遍，但自被共匪把它當作偽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歌後，我們不僅不願再唱，並且不願再聞，現在突然聽到這一刺耳的聲音，羣情非常憤怒，認為這是法國人對我們一種侮辱，不約而同，大家頓時鼓噪起來，有的甚至喊打，法國人知情不對，馬上停播，表示歉意，大家餘怒未息，第二天經由總處外事科向法方提出書面抗議，要求即將匪偽國歌原片銷毀，並保證今後不得再有類此情事，這一事件的發生，

究竟是法方無心之錯，或者是別有用心呢？我們不得而知，但由這一事件反映出留越國軍官兵思想的純潔與反共意志的堅決和一致，實不啻作了一次最真切的考驗。

訪問越南耆宿范文

在陽東市東南角上，有一座很精巧的安南式平房，「邊屋樹枝疎」環境極為幽雅，裏面住着一位現年九十三歲的老先生范文，我們因為言語不通，和越南人很少接觸，獨對范老先生家却拜訪過幾次，他體格魁梧，精神矍鑠，家裏有一位年約六十餘歲的太太，兩位男公子，兩位小姐，長男在西貢經營商業，次男尚在高中讀書，大小姐雙十芳齡，已經嫁人，二小姐豆蔻年華，時在市場售賣麵包，一雙姊妹花均楚楚可人，而二小姐更有麵包西施之譽。老先生家境豐裕，雅好賓客，我們每次前往拜訪，他都拿出香煙水菓茶點招待，態度非常懇摯，凡是初次去看他的人，寒暄之後，他首先拿出一個盒子，裏面貯着勳章獎章獎狀勳帶之類的東西，大約有十餘件，有的是法國政府頒給的，有的是越南政府頒給的，還有滿清政府頒給的龍旗獎章，因為越南在清末的時候，原是中國的藩屬，范先生壯年出仕，著有勳績，所以得到過獎賞，他把這些東西出示客人，引為非常榮譽，我們也從這些東西上面，知道老先生一生的經歷。

他這座房子，好像中國的廟堂，客廳和臥室連在一起，各種傢具，多屬楠木，古香古色，室內光線黯淡，益顯幽靜。我們每次前去都帶有一

位當地華僑担任通譯，故能暢所欲言。談到中越兩國過去的關係，老先生更不勝今昔之感，他希望我們早日復國，更希望我們將來能予越南以援手。

考越史記載越南民族，系出炎帝（神農）為我國百越族系之一，秦末趙佗據越南為王，受高祖册封，北面事漢，至武帝時，因呂嘉之亂，遣路博德、韓千秋前往平定，置南海、合浦、蒼梧、鬱林、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設守統治，自是越南隸入中國版圖，歷東漢六朝隋唐以至五季，亘一千零四十年（公元前一一一年——公元九三九年）俱為藩屬。宋代以後亦稱臣朝貢，受中國之保護，中越兩國之關係最為密切，而越南的文化，更全為中國文化所孕育，至一八八五年，清廷派李鴻章與法講和，訂立天津條約，始將安南割讓歸法保護。

現在越南醞釀獨立，尚未成功，而整個中國大陸則淪於俄帝走狗共匪之手，我們如何達成范老先生的希望，這責任真是異常重大而艱鉅，我們希望中越兩大民族能够緊密合作，共為反抗俄而努力。

回台喜訊歡欣欲狂

回台的消息，久已趨於沉寂，大家正在加緊訓練，整理營房，靜待國際局勢的演變，雖然沒有「樂不思蜀」的觀念，但處在這種環境之下，着急也是徒然。直到四十二年五月間，這項消息又復由西貢傳來，因為幾次都沒有成爲事實，大家仍是將信將疑，未予重視。

五月十七日，黃杰司令官突然飛來島上，下機後笑容可掬，與平時來島的深沉嚴肅，完全兩樣，並立即召集總隊長以上主官人員在總處開會，當場宣佈「國軍全部回台問題，已與法方獲得協議，政府即派艦隊來越，分批接運，第一批艦隻約於廿二日可到，其餘各批，亦將陸續抵達，於六月上旬以前全部運完，乘船序列，即由總處規定，希望大家保守機密從速準備，營區房舍，概須保留完整，交由法方接收。官兵持總處所發軍人手牌登船，不得攜帶違禁物品，上船後尤須注意軍容與軍紀之整飭。」與會人員莫不喜形於色，官兵聞訊，更歡躍如狂，有的甚至喜極流涕。

從十七日晚上起，大家即忙着準備行裝購買零用物品，陽東市面貨物搶購一空，商店利市十倍，但這是他們最後發財的機會，國軍走了，這個市場即將趨於冷落，有許多商店也在準備搬家了。

消息宣佈以後，有些官兵，因高興過度，飯也不能喫，覺也不能睡，心理上起了一種變態，船還未到，即把鋪蓋捲好，整裝待發，一連數夜，假寐待旦，向蚊蟲施捨了不少的血液。廿二日下午陽東附近海面發現了三隻登陸艇，一艘商船停泊海面，青天白日的國徽，在船桅上迎風招展，岸上觀者如堵，拍手歡呼，奔走相告，如中瘋狂。領船前來的是國防部第四廳副廳長賴名揚將軍及參謀人員數名，從他們每個人的面色豐腴上看，即可知道台灣生活情形的良好。他們爲我們的回國，遠涉重洋，我們真是衷心欽感！

廿三日艦隊休息一天，艦上人員上岸參觀。

洗澡購物，陽東市上的法國白蘭地，爲他們購買的主要對象，其他各物，據說此地尚不及台灣便宜，當然無人過問。晚上總處舉行盛大晚會，熱烈招待，他們看了我們在島上克難創造的成績，一致加以讚佩，認爲台灣雖倡導克難運動，相形之下，尚有望塵莫及之感。

這幾天營區的牲畜遭到了劫運，許多鷄豬鴨子帶走不便，賤價出售，無人承受，只好全部宰殺大喫一頓，有的還薰成炙肉，帶回台灣，食米雖有大量剩餘（約萬餘包）我們也不客氣的一禮全收，盡數運走，法國人瞪着眼睛莫可奈何！

總處規定第一管訓處及全部眷屬第一批運送，我們於廿三日即將笨重行李等物，先行裝船。廿四日上午整隊過河，前往陽東，經過一番檢查後，於午后二時始分乘機帆船登艦，適值天雨，風浪甚大，帆船靠艦，顛簸異常，上艦不易，直至六時左右，方全部登艦完畢，回首陽東市中山堂中正橋及全部營房，歷歷在目，曾經三載棲遲之地，雖係他邦，也不免依依之情，我們本來急求離開此一荒島，但到了真要離開的時候，却又有些悵惘，這種矛盾心理，連自己也無法解釋，恐怕與筆者抱同感的還大有人在呢！

船隊破浪浩蕩歸國

第一管訓處處部及第二總隊全部官兵所乘的登陸艇是中興號——是這一批艦隊中的旗艦——還有兩艘登陸艇一艘商船，分載第一第三兩個總隊與全部眷屬，總處何參謀長竹本亦隨第一批出發負責指揮。晚十二時，各艦同時啓碇東行，最初

稍感震盪，頭暈欲嘔，旋即平復。出了西貢海峽，天氣晴朗，萬里無雲，水天相接，茫茫一片，海洋的偉大氣象，至是才能真正領略。

艦上載運三千多人，頗見擁擠，艙裏甲板走廊，遍處是人，住在甲板上的，為防天雨，都搭有帳篷，但遇大雨，依然淋濕，對遮蔽太陽，却發生了作用，五月的熱帶氣候，炎蒸似火，甲板晒的燙人，艙裏更是悶熱難受。因人數衆多，淡水的供應，每人每天只有三磅，實嫌不夠，可是路程遙遠，中途無法補給，艦上不能不嚴加限制，開水供應尤成問題，時常發生爭搶現象，得到一碗開水，如獲至寶，這種境況，沒有坐過海船的人，實難想像。

上艦以後，政府即每人發給白運動衣一套，乾糧每頓一包，醬菜若干罐，軍用口糧，裏面有黃豆、糖菓、餅乾之類，係四十二年三月出品，新鮮可口，醬菜非常甜美，前方軍人能有這種乾糧，足證台灣補給的進步，官兵對政府顧慮的周到，深感滿意。

我們從和水手的閒談中，知道政府這次派艦接運計劃極為周詳，保密一項尤為確實，他們艦上事先奉到命令，準備履行海上勤務，但究竟到什麼地方？連艦長也莫名其妙，離開基地三天，中途才接到電告，得知此行的任務，因距離太遠，這項消息如果給共匪知道，就有被截擊的危險。其他關於台灣近幾年來的進步，也報導很多，大家聽了，極感興趣。

幾天幾夜的向東行駛，這支艦隊，始終保持原來的速度與航行的隊形，隨時用燈號和旗語指

揮聯絡，一路之上，只在西貢附近看見幾個小島，矗立在太平洋中，像地圖上的小黑點一樣，和遇着一艘法國的商輪，此外但見海浪翻騰，海鴻逐浪而已。

這次艦隊的航行，為了避免匪艦的截擊，在經過海南島附近時，一面改變航線，向南繞道數十哩，一面加強戒備，那天艦上的士兵們，好幾次進入砲塔，卸下砲衣，戰鬥的氣氛，籠罩着每個人的心頭，後來才知道是一種演習和警戒性質，並沒有發現匪艦的踪跡，一場虛驚，頓趨平靜。

艦隊以每小時十哩的航速，晝夜駛行，五月卅日，預計距離台灣不遠，已經進入安全區域，是日適為該艦在東沙羣島脫險二週年紀念，艦上舉行慶祝晚會，並邀請力行劇團演劇助興，惜天不做美，劇未演完，即下了一陣大雨，把熱鬧的場面作了一個靜冷的收束。

卅一日晨，船近高雄，寶島美麗的遠影，已映入我們的眼簾，這時心情的興奮愉快，實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三年半的異域棲遲，受盡千辛萬苦，今日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了。

匯入反共抗俄洪流

中興艦於民國四十二年五月卅一日上午九時許，進入高雄港，在第×碼頭靠岸，岸上歡迎的人潮，擠滿了碼頭，廣播車裏的廣播小姐，不斷播出歡迎留越忠貞將士回國的口號，每個人的情緒，都被激動得沸騰起來。我們這幾年雖然在異域的荒島上受了些苦難，但對國家並沒有什麼貢

獻，今天受到政府和同胞這樣熱烈的歡迎，真使我們感動得流下眼淚。

我們在下艦之先，將部隊作了一番整頓，並且高唱反共歌曲，歡呼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等口號，與岸上同胞洋溢的熱情，融合成一支交響的樂曲。

官兵於下艦時，每人發有卡片一張，留越國軍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何志浩中將，偕同各界領袖代表等，親自一一與官兵握手，何先生曾隨林次長蔚文到過越南，有許多已是熟人，這次見面，更感親切尤其令人感動的，大批青年反共救國團女團員，對官兵下艦多方扶助，熱情真摯，與過去國內女學生憎惡軍人的情形，形成為極端相反的對比，這是社會風氣的一大進步。

我們被安頓在一座巨廈的二層樓上，這座房子，面臨海港，背靠鐵道，建築雖然陳舊空氣却甚清新，據說這是日據時代的一所倉庫，四壁尚有被炸的彈痕，侵略者苦心經營的幻夢，而今已經破滅了。

稍事休息以後，即由輔導會，轉發慰勞品，每人牙刷一把，鋁質飯碗一隻、毛巾一條，肥皂一塊，又由政府發給軍便服一套、軍帽一頂、綁腿兩付、線襪一雙、白襯衣一套、膠鞋一雙，這樣一大堆的補給品，頓時把大家的行裝充實起來。

由於保密的理由，官兵未經特許，不准上街。事實上，地方生疎，囊內空空，而天氣又復炎熱，即使不加限制，恐怕上街的也不會很多呢？我們在倉庫裏住了三天，在這三天中，各界

前來慰問的，絡繹於途，海軍陸戰隊、海軍士校並組有劇團和軍樂隊，分區表演倍極熱情。蔣主任經國先生亦由台北趕來代表 總統蒞臨慰問，把 總統關懷的德意，深刻於每個官兵的心版。

在這三天之中，我們除了洗澡一項，因人多

水缺，稍感困難外，其他生活方面，尚稱舒適。

伙食由聯勤總部調來曾經訓練之炊事，負責代辦，雖然是擺在碼頭上露天而喫，但秩序井然，因為 總統體念我們遠涉重洋的辛勞，每餐加了幾樣葷菜，故菜肴十分豐盛，顧念之周，愛護之深，真可謂無微不至了。

部隊一批又一批，陸續由越到達，駐地成爲問題，留越國軍，究竟保留原有系統，賦予一個相當的正式番號，抑或另行改編，想國防部早有定案，據聞這一問題，曾研討甚久，卒因經費無法籌措，最後決定分撥陸海空軍及裝甲部隊，以充實各軍力量，原有軍官團團員及編餘幹部成立兩個戰鬥團，以資容納。又聞第一批將全部撥編海軍，由於日來海軍方面對我們的歡迎特別熱烈，蛛絲馬跡，不無可尋。部隊是國家的部隊，軍

人以服從爲天職，命令規定下來當然無話可說，不過海軍與陸軍性質完全不同，有許多官兵覺得半路去當海軍，不免泛泛一種難於適應的感覺。

分別加入戰鬥行列

六月三日，謎底揭開了，前項傳聞，皆爲事實。我們第一批回台的官兵四千餘人，全部撥編海軍，並於是日下午由海軍總部派卡車四十餘輛前來迎接，在離開倉庫之先，政府每人按照原有階級各發薪餉一月，另有總統特賞三十元，在越所發軍人手牒，一律繳銷，換發當台部隊黃色符號一枚，手續敏捷周詳。我們登車以後，經過市政府七賢三路，鼓山路，直達左營，這龐大的軍車行列，沿途觀衆，頗感驚異。

海軍總部陸戰隊及官機士校官兵，從海軍總部大門口起至美援營房止，兩旁排列，夾道歡呼，掌聲不絕，場面熱烈動人。

我們被安頓在美援營房及陸戰隊所騰出的營房之內，一面辦理結束，一面接受訓練，在中山堂講習一星期之後，接着又在實踐廳講習兩星期

，使我們對海軍的情形，有了初步的了解。

海總政治部在四海一家召開了一次政工會報，當台部隊連指導員以上政工人員均被邀參加，筆者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將國軍留越期間各項政工情形作了一個概略的報告，會後承招待西餐，趙主任龍文鄭重的向筆者保證，所有政工人員，均將妥爲安置，不會有一人失業，他這一保證，事後是確實做到了。

撥編的手續，也不簡單，到了七月上旬，方始就緒，這時隨後各批部隊，均已完全到達，黃司令官亦由西貢乘機抵台，報上始將是項消息公布。七月七日陸軍節，各界在高雄市光復大戲院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會前曾遊行全市，會後在陸軍招待所舉行歡宴，被邀參加之高級人員及士兵代表，均佩帶忠貞將士的紅色徽章，備受尊崇，這是留越三年餘艱苦奮鬥所得來的光榮，也是我們融匯到反共洪流，共同爲反攻復國的中興大業而貢獻能力的大好機會，當我帶着微醉回到營房以後，在迷離的夢境中，浮現了一幅美麗的遠景。

(全文完)

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

增訂再版

鈕先銘著

定價壹佰元

請速購閱

名作家鈕先銘先生多采多姿的戎馬生涯中，有一段最難忘的經歷，最離奇的際遇，那便是他曾一度出過家，當了和尚，然後又名正言順的還了俗，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刻已由鈕先生撰成還俗記，本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是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

「還俗記」增訂再版共三十餘萬言。四百餘頁，附以珍貴圖片，定價新台幣壹佰元。